

我与父亲的“战争”

■ 邹琦宇

吃完晚饭回宿舍的路上,天空飘起雪花。这几天,天气越来越冷了,我犹豫着要不要趁着新年给父亲买双棉鞋。

说来惭愧,我还不知道父亲的鞋码。他倔强又节俭,肯定不会同意我给他买鞋。

犹豫再三,我还是拨打了父亲的电话。在我表达了买鞋的想法后,果不其然,他拒绝了。

“跟你说了不要担心我,你把自己的生活过好,在部队好好干……”

“行,我知道了。”我不耐烦地打断了父亲的唠叨,结束了通话。

窗外的雪越下越大。突然想起,这些年我和父亲总不在一个“频道”上,我心中一阵唏嘘。

从小,父亲就将他未完成的大学梦想寄托在我的身上,对我严加管教。读高中时,我离开农村老家到县城住校。那是我第一次脱离父亲的管束,很快就迷上了网络游戏,天天逃课,成绩一落千丈。严厉的父亲多次冲到网吧将我赶回学校,我们父子俩的矛盾也一次次在网吧的某个角落爆发。

高考如期而至,我的成绩不理想。成绩公布的那晚,父亲的烟一根接一根地抽,一句话都没有说。第二天,父亲要求我去复读。叛逆的我不想被安排,第一时间驳斥了父亲的提议,并偷偷填了志愿。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,父亲的不快写在脸上,当即表示,不会给我一分钱。

“我会申请助学贷款来交学费,不用你管!”我赌气说道。

父亲转身回到房间,重重把门摔上。后来,我上了大学。那一次,我似乎赢了。

2013年,大二学年结束,我萌生出参军的想法。

“你不要想一出是一出,行吗!”至今,我还清晰地记得,当我把参军的消息告诉父亲时,他难以理解的眼神。那一天,反复争执无果后,我们又一次不欢而散。当年秋天,我入伍来到离家千里之遥的新疆。那一次,我似乎又赢了。

晚点名集合时,雪越下越大,我还是决定给父亲买鞋。于是,我给母亲打电话,询问父亲的鞋码。

“39码?”我吃惊地重复了一遍。

“嗯。”母亲肯定地说道,“年纪大了,穿不了那么大的尺码。”

这还我记忆中严肃高大的父亲吗?心酸中,我的思绪回到2015年的军考。那天,我自认为没考好,走出考场后打电话向母亲倾诉。这时,电话那头传来父亲的声音:“没事,不要有压力,没考上就回来吧。”父亲故意说得云淡风轻,仿佛在呼唤一个远航的小船靠港小憩。电话这头的我,早已泪湿眼眶。

幸运的是,我如愿以偿考上军校。军校四年里,我获得过优秀学员、当过见习排长……军营的磨练,让我找到了人生价值,也更明白父亲的不易。

每一个男孩在成长中都渴望赢得父亲的认可,完成蜕变也注定父子之战不可避免。在这场旷日持久的“战争”中,我自以为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,却发现自己败给了时间。岁月在父亲脸上刻下痕迹,让他的背影日渐佝偻。

周末,我精心挑选好鞋子后,拨通父亲的电话。这次,我主动和他聊起了“较劲”的往事,一向少言的父亲竟然健谈起来。我知道,他认可了我,在部队的成长。通话最后,我问父亲,“这么多年里,我是您的骄傲吗?”

沉默了一会儿,电话那头响起了父亲的回答:“一直都是。”

家事



那年那时

我叫杜京。透过我的名字,您或许就能猜出我与首都北京有着不解之缘。

我母亲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白衣战士。母亲怀着儿时,就在天安门前留过影。

母亲年轻时,曾随父亲调往地处边境的陆军野战部队,担任师里的军医。她每天起早贪黑,除了经常带领医护人员下部队为官兵看病巡诊,还要走村串寨为当地百姓送医送药。母亲的付出赢得了官兵的敬重,以她名字命名的“周世珍模范医护小组”荣立军区集体三等功,并受到全军通报表彰。那时,有这样一首赞扬我母亲的歌在她所在的部队传唱:“英雄模范周世珍,工作积极事事带头干,觉悟高,思想红,她是伤病员的保姆和靠山……”

那年金秋十月,作为全军唯一的女军人英模代表,母亲应邀去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活动,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当时,我已经在母亲腹中。翌年夏天我出生后,父母为我取了一个有意义的名字:杜京。

我有幸在父母都是军人的家庭中长大。父母为了解放新中国、保卫祖国边疆,辗转南北,而我也随着父母多次调防“转战南北”,最后来到北京。

我家有个多年的习惯:每逢周末,只要没有特殊情况,家里一定要开家庭会,让我和弟弟各自想一想本周哪些方面做得好,哪些地方做得不好。用父母的话说,就是“发扬优点,克服缺点,自我总结,不断进步”。



照片拍摄于1972年12月,前排左一为作者杜京,右一为弟弟杜艳,后排左一为母亲周世珍,右一为父亲杜明华。作者提供

我10岁那年冬天,一个周末的晚上,开完家庭会后,父亲郑重“宣布”:“我和你们妈妈商量后决定,带你们回一趟老家。”我和弟弟一听,高兴地蹦起来,“回老家喽!”

我的父亲出生在晋东南太行山区,小小年纪就参加了革命。从抗日战争华

北敌后,到晋冀鲁豫;从淮海战役渡江南下,到驻守云南边疆……父亲冒着枪林弹雨,走南闯北大半生,却没有回过老家山西。

父亲平时工作很忙,只要一有空就会给我和弟弟讲“老家”的故事,言语中充盈着对家乡的理想。我问他:“您想老

天安门情缘

■ 杜京



照片拍摄于1972年12月,前排左一为作者杜京,右一为弟弟杜艳,后排左一为母亲周世珍,右一为父亲杜明华。作者提供

家为什么不回去呢?”父亲回答:“作为一名军人,要多想国家这个大家,多想怎样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我离开老家很久了,每天工作很忙,多少次想回老家也没能回去。但无论离开的时间有多长,咱老家的记忆会珍藏在心里。”

那个冬天,父亲终于抽出时间要带我们回老家了,全家都沉浸在幸福的期待中。离京之前,父亲说:“我离开老家快40年了,如今回到村里,乡亲们见了面,一定会问,你们去过天安门吗?所以,咱们要去天安门广场拍几张全家照,多洗出几张带回去给乡亲们。”

就这样,我们一家人先去王府井百货大楼,买了北京果脯、高粱饴以及两袋大米白面。父母还为我买了一件蓝色“棉猴儿”(上世纪中期,小孩子常用的过冬棉衣),为弟弟买了件带毛领的蓝色长大衣,我俩各一双半高筒皮鞋。装扮整齐后,全家人冒着严寒来到天安门广场,在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拍照。那些珍贵的照片,如今成为我家无价的珍宝。

后来,我们全家高高兴兴地回到老家。只是,谁能想到,那是父亲参加革命后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回老家。

三

转眼间到了1986年,我到报社从事编辑工作。10年后,由于工作需要,我开启了跑“两会”的记者生涯,这一跑就是二十多年。每当“两会”开幕之日,我都会在天安门前留影做纪念。

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悄悄溜走。记得我最后一次跑“两会”,闭幕那天,北京的春天格外美丽,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春风吹拂,红旗飘飘……

如今,我每一次开车路过天安门,依然心潮澎湃。雄伟壮丽的天安门,伴随着欣欣向荣的伟大祖国跨过峥嵘岁月。我家两代人的天安门情缘,也见证着祖国的沧桑巨变——这真是家国同梦啊!

家庭秀

那一抹温暖
徜徉在天之蓝,海之角
那飞舞的气球
向天地万物发出请求
将幸福飘向世界
寒冬里的家国情怀
精致得让人屏住呼吸
浪漫丈量着亘古的情缘
直抵心灵
漫延 漫延

定格

2019年12月26日,南部战区海军长白山舰,举办“爱在十里军港·情系两栖先锋”集体婚礼,29对新人在威武的战舰旁许下爱的誓言。

顾亚根/图 代江涛/文

七里哨之行

■ 史雪晨 曹先训

给彭佩琦,右手用打蛇棍支撑身体,左手牵着她,小心翼翼地往下走。

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跋涉,他们终于到达了哨位。“这是离中队最远的哨,是我们的‘党员示范哨’。”胡笑凡一边说着,一边在哨位登记本上签下名字。

山里的夜仿佛比山外来得早些。“还走得动吗?我们要下山了。”看着彭佩琦额头上的汗珠,胡笑凡问道。“没问题,走吧!”彭佩琦坚定地说。

脚下的道路变成了碎石小路,这是官兵就地取材,砸碎大岩石铺成的。彭佩琦的平底鞋踩在上面,有些硌脚,但好过刚才那段湿滑难行的下坡路。可这段路离山体近,雨水将山里的泥土冲下,有些路段就成了泥巴路,低洼处积水严重。“别动!”胡笑凡轻喊,气泵顿时紧张起来。彭佩琦顺着手电光看去,一条半米多长的蛇横卧在前,挡住了去路,“嘶嘶”吐着信子。“在这等我一下。”胡笑凡拿起打蛇棍,小心翼翼地靠近,棍子往前一插,顺势一挑,将蛇挑下了山崖。

胡笑凡转身,才发现彭佩琦神情十分紧张。他想起从战士们那里听来

路边告白

■ 白洋

两情相悦

“嫂子,上车!”

陈茜笑着点了点头,表面波澜不惊,心里却早就刮起了“龙卷风”。

说话的士兵看着和陈茜一般大,却一口一个“嫂子”,叫得她心里直发慌。

陈茜和张天谈了3年的恋爱,可见面时间都不够3个月。虽然有时候可以视频,可这声“嫂子”仍让陈茜觉得名不副实。想到这里,陈茜不禁心里一酸,将头撇向了窗外。

车行驶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,房屋越来越少,树越来越多。“真是偏僻的地方啊!”陈茜感叹着。

弯弯转转,车在扬起的黄土尘烟中驶进营区大门。“嫂子,你先在这等一等,天哥任务结束后路过这里,到时候你们就可以见面啦。”小战士把车停在宽阔的路边,示意陈茜下车。

这周末的,究竟在执行什么紧急任务呢?陈茜一头雾水,但她还是点了点头,走下车说:“麻烦你了。”

小战士害羞地笑笑,“一点也不麻烦,嘿嘿。”说完,一脚油门离开了,剩下陈茜一个人站在路边等待。

陈茜顺了顺被风吹起的裙角,撇了撇嘴,在路边无聊地等待着。张天也许不会知道,为了这次见面,陈茜戒了一个月的蛋糕奶茶,试了好几条裙子,就为见面这一刻能漂亮一点。

这时,一阵脚步声急促响起。

“任务结束了?”陈茜不禁抬头。只见几名士兵并排朝自己跑来,他们手里牵着一只红毯,一条红艳艳的路朝自己延伸开来,路的那一头,是张天!

“不会是求婚吧?”陈茜的心怦怦直跳,脸颊瞬间通红。

张天一步步走来,一身军装,别样帅气。

思念的人越来越远,可在这么多官兵面前,陈茜有些不好意思,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。

“快,天哥,快说!”年轻的战士们,一边起哄,一边扬着手中的花瓣和彩色纸。

张天站在陈茜的面前,缓缓地转过身拿出准备好的花束,他眼睛里闪着明亮的光,嘴角噙着浅浅的笑。

“茜茜,有话想和你说。”张天盯着陈茜,一字一句认真地说着,“余生,让我守护你!”

陈茜的紧张烟消云散。那天,张天说的话,真真切切地刻在她的心底。

回到中队营区,夜色已深。灯光下“扎根深山不言苦,七里哨铸忠诚”的标语再次映入眼帘。这次体验,让彭佩琦对胡笑凡、对中队官兵所肩负的使命肃然起敬。

三天假期转瞬即逝。临走前,彭佩琦让胡笑凡带她再走一遍七里哨途。

“明年我们就要搬走了。但不管还剩多少时间,我们都会守好这座大山。”一路跋涉,走到“党员示范哨”时,胡笑凡眼含坚毅。

“没关系。你守着山,我守着你。”彭佩琦拉紧胡笑凡的手,深情地看着他。

清风徐徐,虫鸣鸟啼……



徐金鑫/画

